

当夕阳的余晖隐没,月亮便在东边露出了圆脸。渐渐地,霞光消尽,月色朦胧。远处的群山,城内的楼宇、树木仿佛都披上一件轻柔的纱裙,梦幻般美丽。

我换上一身红色运动服,匆匆出门。小区外的人行道上早已人流如织。许多人也和我一样朝着共同的方向走去——市国晶体育场。“看球去咯!”一路上不时有人相互招呼。

今晚的赛事,由广西平果哈嘹男足主场迎战陕西队。十九时许,体育馆广场上人潮涌动,“豆腐花、凉粉……”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。与专程从南宁赶来“打卡”平果球场的朋友老莫汇合后,我们便排队入场。场内能容纳两万多人的看台已座无虚席。“哈嘹……相依木棉树下,你我不离不弃,山歌越唱心越甜……”聚光灯下,绿茵场中央,身着壮族传统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展开对唱,声音婉转,音调悠长。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果嘹歌。这时,台上台下齐声合唱,歌声汇成欢乐的海洋。

十九点三十分,“嘀……”一声长笛响,场上风云变,“硝烟”顿时起。双方队员正展开激烈“拼杀”。每一次盘带、突破,每一个精彩扑救,都掀起阵阵海浪般的呼喊。啦啦队阵营里,鼓声震天。球迷们身着胸前饰有壮锦图案的主队赤色战袍,一次次燃烧着火焰般的激情。身临其境,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足球的魅力与小城之夜的蓬勃生命力。

“感谢平果,是你们撑起了广西职业足球的天!”老莫对我说。我听了心里也暖暖的。

是的,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两支甲级职业足球队(男、女)的县级市,几年来的深耕,足球基



因如榕树根须深入平果这座小城的血脉肌理。而赴一场足球盛宴,为本土球队加油,已然成为小城市民周末夜生活的一部分。

比赛结束,离开球场,已是朗月高悬。我和老莫各扫码一辆共享电单车,骑行到不远的朝阳夜市街。

这条白天车水马龙的大街,晚间变身灯火璀璨的步行地摊食肆。云南米线、广东靓汤、南宁老友粉、上海生煎包、台湾蚝蛋烧、长沙臭豆腐乃至印度飞饼、意大利面……多得让人看不过来。街巷里,游人摩肩接踵,各种方言俚语在此碰撞。球迷们吃着烧烤,喝着冰啤,畅聊赛事。顽

皮的孩子跨坐在大人肩头,小情侣们牵着手穿梭于各小铺间,烟火气浓郁。

我们穿过夜市街南门,上了观音桥,来到阳明古镇。古镇位于右江南岸,三面临水,背倚青山,形似葫芦。一排排白墙黛瓦、飞檐翘角的仿古建筑,在灯光与月色的映衬下,妩媚中透着神秘。

古镇冠以王阳明的名字,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据记载,明嘉靖年间,儒将王阳明平定“思田之乱”后班师回朝。船行平果马头峡时(即今古镇位置),但见南面峭壁之上,一洞口豁然入目。入内,洞厅敞亮,可容万人。先生雅兴顿起,挥毫书下“阳明洞天”四个大字及《征抚思田

博白“舞犀”

□ 宾业海

广西博白县庆春节的序幕,是被岭南一种叫“舞犀”的民俗拉开的。寂静的乡村,仿佛有一种约定,刹那间锣鼓喧天,一条条色彩斑斓的有长角的“犀”,在欢乐的人群中随鼓点夸张地舞动着,灵巧地模仿、变换着古怪兽“犀”的动作,异常勇武生猛。

博白“舞犀”历史悠久,是古俚僚习俗的珍贵文化遗产。据史书记载,博白古属百越之地,先民古称“俚僚”(即西瓯骆越人)。他们崇拜自然和神灵,于是有了头戴夸张变形面具的傩舞。唐宋时代,北方开始有了“舞狮”。而南方,他们崇拜一种神兽“犀”,现在称“犀”,也称“角犀”。它有着狮子般的身材,宽阔的额头犹如传说中的寿星一般饱满、圆润,一双黑眼睛既大又圆,最出彩的是头顶处有个高高顶起而稍显弯曲

的大角,大角四周环绕着四只尖锐、突兀小角。“角犀”之名因此得来。角犀简直是威震四方,力压群雄,能驱邪避凶,护佑一方。现在,“舞犀”这种文化传统主要存在于博白及周边一些县市,以及毗邻广东一些地区,博白尤为盛行。

博白县“舞一条角犀”也称“舞一堂犀”,大概是因为除了“舞犀”之外,还有例行的武术表演。所以,称“一堂”不称“一条”。一堂犀队有十几个队员,个个功夫娴熟,刀枪剑戟,南拳北腿,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一般来说,“舞一堂犀”的程式包括出山、找青、擒青、回山、杀犀等,最后压轴的是武术表演,南拳等拳术套路,以及刀叉剑棍等武艺。

“舞犀”时只有两人同时表演,一个撑犀头,另一个牵犀尾。牵犀尾者一般都是由小徒弟负责,因为没有激烈的大动作,只要保持距离,跟随犀头前进或后退,或左右跳跃。“舞犀”的流程也相对固定,比如抢红包:从醒犀到睡犀,又到醒犀;从犀“食青”,到“赞黄”,到滚球,站梅花桩,搭人梯去摘高高挂起的红包……一环扣一环,环环相扣,每人舞一两分钟就要换人。因为20多斤重的犀头要高高撑起,左右上下不断舞动翻飞,很费力气。秋后农闲时节的晚上,各村的晒塘上锣鼓声突然响起,大家就知道是练习“舞犀”了。在家里吃饭的小孩将碗筷匆匆放下,脚下生风便朝晒塘里跑去。

外地盛行舞没有“角”的“狮”,其全身布满了绒毛,人称之为“毛狮”或“蝉”。表演时动作细腻,形式单纯,锣鼓点变化不大,比较生活化和程式化。有搔痒、舔毛、抖毛、打滚和抢球等,着重表现狮子温顺可爱可亲的性格。相比之下,博白“舞犀”动作更加遒劲有力,舞犀人也更累。不仅如此,从外表上看,毛狮显得可爱一些,角犀则稍显狰狞,不怒而威,霸气十足。

在毛狮还没有进入博白之前,各村落都是舞角犀,大一些的村落,一般以姓氏区分,小村落一条,中村落两条,大村落四条或者以上。我们村多年前有两条,村里的喜事或者过年过节,一大帮后生都聚在一起热热闹闹撑犀,我们每逢听到打鼓声,都会热血沸腾,近些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,留在村里能撑起一条犀的年轻人都找不到了。过去角犀玩的都是技术和力气活,角犀要配合鼓声,舞完角犀之后,还要展示功夫。不过现在不同了,本地的角犀已经式微,代之而起的是活泼可爱的毛狮。

作为中国众多舞狮技艺中的一个稀缺品种,博白“舞犀”尽管并不起眼,但它在千百年来却得到了代代传承,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。它们无疑是博白的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需要好好保护与传承。

小小说

缺 席

□ 苏湘红(瑶族)

这是老二第一次缺席。

老二的缺席,令我们很不爽。我们哥四个,在一起玩了多年,已形成特有的规矩,几乎从未被打破过。但这一次,被老二打破了。如同一张桌子的四条腿,突然锯了一条,站立不稳了。

我们四人,和平年龄最大,今年58岁,毫无疑问成了我们的老大。老四最小,也45了,老二比我大一岁,56了。认识这些年,我们约定,每个周六下午,必到红水河畔的那家古典鸡大排档,凑在一起喝喝茶。这种生活很惬意,也很自由。

四个大男人在一起,想说什么,想吃什么,随性而定,无所顾忌,我们也渐渐形成了默契。老二今天没来,我们很失落。沉默着,任思绪在窗外的红水河上缓缓淹没。

我们围坐在方桌四周,要了一壶龙井茶,一盘瓜子。老大面朝东,我面朝西,老四面朝南,面朝北的位置空着。那是老二的座位。谁坐什么位置,早已约定俗成了。

老二去了哪里呢?整个晚上,我们心里都在重复着这一问题。但我们什么话也没说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但我们又分明在交谈,交谈是无声的,别人听不见,我们自己能听见。比如,老大在想什么,老四要说什么,他们不用出声,不用眼神,表情都已经明了一切。

红水河畔的这家古典鸡大排档,临河而居。夜深了,水面上的雾岚沿着窗户缝隙而入,微微凉意慢慢占据了我们的心。

唯一能说话的,是一两只蚊子,附在我们耳朵上,嗡嗡作语。

向着寨子的一侧,树叶青色偏黑,像一颗迎客松,雨后初霁,轻风拂来,油亮的叶子一闪一闪,打量着小寨和过往的行人。

永安镇八达苗乡的枫树中,位于八达盆地中央的宝腾山居多,整座山坡,茶树和杉木间,处处生长着枫树。宝腾山成为八达苗乡的风水地标,与枫树不无关系。红岭、坡叶苗寨后山枫树甚多。坡叶后山有一棵干枯多年的老枫树,至今无人砍伐,换是别的杂木,早已入炉成灰。龙厚苗寨东面有一坡地叫“枫树坡”。昔年,坡上枫树茂密,红日挂 在空中,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枫林上,映照着小寨。尤其是霜红时节,满山红叶,远远望去,眼睛都挪不开。

“苗瑶一家”是流传久远的佳话。那年,龙厚苗寨的龙大哥,经常请来乡邻帮活,小懂队那罗氏瑶族大哥也在其中。时至清明,先是罗大哥收工时顺便从龙家地头摘取枫叶回家,备做五色饭,之后,罗家二妹与邻家同伴,带上摘自自家后山,备做黄糯香的密蒙花,来到龙厚,送给龙大哥他们。龙大哥见状,便主动爬上高大的枫树,摘取枫叶,作为回礼。这一来二去,郎才女貌互生情愫,便促成了一桩美好的婚姻。罗二妹嫁给了龙大哥。

壮族人与枫树的渊源也由来已久。而苗乡八达枫树多,质地好,叶汁味美色香,用枫树叶汁制作的黑糯饭特别提色,又亮又香,软糯可口。嫁到苗乡八达的壮族女子,凭着拿手的技艺,将枫叶捣碎,加入适量的温水浸泡,碾压、过滤,取得黑如墨汁的液汁,泡上娘家送给的糯米,染黑后与密蒙花、红兰草、黄栀子、紫

蓝草等取汁分别浸泡的同质糯米,放入木制的蒸笼,用柴火加热蒸煮。这么一来,一簸箕又一簸箕香气袭人,勾人味蕾的五色饭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这些壮族媳妇,一到清明时节,还大量摘取枫叶,提汁装瓶,带回娘家。

从湘黔边地来到都安的苗族人,与老家相去甚远。然而,年轮有序,树妈妈在,灵魂密码就不会丢失。

成树,广西八达村苗乡的一个农夫,迁徙者的后裔;树恩,黔东松桃苗族自治县木树镇人。两人素不相识,只因对树的敬重和思念树的恩情,各取带“树”的名字,便机缘巧合地相遇相识,解得灵魂密码,成了游子与乡人的信使,实现两地苗族同胞团聚的百年梦想。

1992年3月,参加工作前的树恩,来到广西南丹县的大厂矿山。那天,他在新洲龙头山下择地小憩,一会儿便听到几位操着与松桃苗族口音相近的农友向他走来。经打听,知其是180年前从贵州松桃迁至广西都安永安镇八达村的苗族后裔。其中年纪较大的成树告诉树恩:除了都安永安和下坳两镇,南丹县这边也有与都安苗族同血脉的苗族人。

“广西都安和南丹有我们外迁的苗族同胞。”消息传回黔东松桃和湘西凤凰,乡人无不欢欣鼓舞。此后,失散将近两百年的黔、湘、桂三地苗族同胞,不时来往互访,走上共兴共荣之路。

每个生灵都有其独特的色彩,装点着这个世界的多元与繁华。枫树,苗族人亲爱的树妈妈,这朴实无华而又温暖如斯的存在,今后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?



“落叶入泥化作土哟,茅屋庇护子孙繁。追枫遥忆乡梓情哟,归去来兮在熟年。”这是传唱在广西都安苗族乡间的一首歌谣,其寓意是:迁徙者临靠枫树安居,繁衍生息,而后怀揣乡梓之念,寻得归期返乡认亲。

苗族人离开故地,为何与枫树作伴,择地而居?

枫树苗语叫作“懦密”,即“树妈妈”。我走过都安各地苗寨,除了个别新建的房舍,老的村寨几乎都挨着枫树。其中,下坳镇大洞苗寨的一棵枫树给我的印象最深。那树长在寨子靠北石山一侧,水桶(挑水用的木桶)那么大,有三层楼那么高,覆盖面积约一间大房。朝南